



大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1997年9月25日,星期四,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乌多文科先生 (乌克兰)
 嗣后: 坎贝尔先生(副主席) (爱尔兰)
 嗣后: 乌多文科先生(主席) (乌克兰)

下午3时10分开会。

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费边·阿拉尔孔·里韦拉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 大会首先听取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费边·阿拉尔孔·里韦拉先生在陪同下走进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费边·阿拉尔孔·里韦拉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在大会讲话。

阿拉尔孔·里韦拉先生(以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荣幸地代表厄瓜多尔政府和人民热烈祝贺你为大会本届会议的主席。我相信,你的努力将有助于促进联合国的活动。厄瓜多尔将始终坚定地与你合作。

我想谈谈已纳入联合国工作议程中的,国际社会所关心的问题。我国感兴趣地注视着这些问题在联合国内的发展,并将依照指导厄瓜多尔外交政策的原则行事。

厄瓜多尔认为,寻求全面彻底的全球裁军是联合国应该不懈追求的目标。这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需

要所有国家在全球道德框架内积极参与的长期目标。本着这一原则,我国加入了有关裁军问题的所有国际和区域文书。

世界各国欢迎冷战的结束以及随之减轻的核浩劫威胁。然而,厄瓜多尔忧虑地看到核武器发展方案的持续实施和大型原子武器库的继续存在,以及它们给所有人的和平与福祉构成的威胁。国际社会不能放松警惕,它应继续坚持要求消除所有此类大规模滥杀滥伤的毁灭性武器。基于这一信念,厄瓜多尔坚定支持全球不扩散体系,支持设立无核武器区。因此,在大会上届会议上,厄瓜多尔是呼吁在南半球及其邻近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提案国。

此外,厄瓜多尔支持裁军谈判会议开展工作,草拟关于控制裂变材料的公约草案。该草案将提交大会审议。厄瓜多尔完全同意不结盟国家运动成员国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普遍性问题提出的工作文件。

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裁军对整个国际社会具有特别的意义。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常规武器问题同样很敏感,因而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联合国充分和坚定的关注。因此,厄瓜多尔欢迎裁军审议委员会决定在其议程中列入关于控制、限制和裁减常规武器的指导方针,特别注意依照大会第51/45 N号决议巩固和平的项目。

厄瓜多尔还支持依照大会上届会议所作的决定,于1999年召开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我国特别关心把诸如有效裁减常规部队和武器、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和国家间建立信任措施等相关问题列入该届特别会议的议程。

由于其人道主义方面的代价,我必须提到一个具体类别的常规武器:杀伤地雷。厄瓜多尔是若干禁止和限制使用此种武器的国际协定的缔约国。我们敦促所有国家,无论是不是这些条约的签署国,遵守这些条约,并严格遵循其中的条款。

我国深信,国际社会必须坚持努力,缔结有关全面禁止使用、生产、储存和转让杀伤地雷的协定。因此,厄瓜多尔支持渥太华进程。该进程将在签署一项关于全面禁止杀伤地雷的协定之后于1997年12月结束。

人类痛苦地认识到,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以原子平衡、军备竞赛或不信任和相互猜疑为基础。相反,真正和平的基础必须是尊重法治、接受所有国家的团结与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积极致力解决赤贫、疾病、失业、文盲和各国人民及各国之间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等各种极其重要的问题的共同愿望。为了取得进展,我们必须确认并遵循普遍的道德原则,寻求通过和平进程,通过对话与和解,和平地解决我们的各种多边和双边问题。

拉丁美洲各国,特别是厄瓜多尔感到关切的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没有相应地实现社会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个越来越富裕的世界里,最近几年的发展--合作资源的实际数量却减少了20%。这样,国际社会怎么能履行在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所作的承诺?

我们发展中国家在对付贫困、为我们的人民提供更好的保健和教育,加强民主政体和巩固我们的体制方面承担了责任。然而,国际发展合作必须继续下去,因为这将导致一个更公正、更稳定与更和平的世界。

毫无疑问,近几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变。我们从一个政治和军事对抗严重影响各种关系的国际社会转到一种大国间合作与对话逐步减轻对核浩劫的恐惧的制度。在

这个各种经济问题已具有全球性质的新国际关系环境中,联合国也必须改变它以前的一些行为和管理方式。

我们期待联合国在二十一世纪能做些什么呢?秘书长提出了联合国系统的全面改革方案。所有会员国都必须深入和认真地分析这一方案。厄瓜多尔将积极地参加有关这个议题的辩论。

必须指出,这个世界机构必须应付人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例如在对环境进行必要保护的同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维护国际和平与和睦;实现全面彻底裁军;促进人权;以及加强所有国家间在消除贫困方面的合作。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已实现了一些它为之创立的目标。诚然,本组织由于各种主要是由各会员国自己引起的的原因,未能达到国际社会的一些高度期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讲坛上所说的最准确的话之一,承认联合国正是其会员国所希望看到的样子。本组织的成败是组成它的各国的成败。我不想开始列举过去的错误,但我们不应忘记它们,因为它们可成为有益的教训。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今天有新的挑战,而我们必须展望未来并面对这些挑战。

我们必须设计一个通过实际机制而抛开夸夸其谈并在解决世界问题方面承担积极角色的联合国。这将需要对联合国的工作方法进行大量改革。此外它还需要会员国的新态度,以建立一个基于国际社会真正通过民主表达的意愿的公正和平等的国际社会。

要使本组织对国际社会目前面临的挑战作出更有效的反应,这些改革就不应仅限于体制结构内的一个部门。我要提到对联合国最重要机构之一的改革:安全理事会。厄瓜多尔尤其重视该机构的改革,它是加强联合国的一部分。我们认为,这些努力的最终目标为安理会制订一个更民主、透明和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工作制度。

安全理事会的改革绝不能限于讨论理事国的数目或应由多少代表团代表每一区域--但我们在这点上认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数目必须依据新的世界现实而增加,以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使发展中国家的席位明显增多。我们还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实际改革首先应旨在确保决策

机制和过程透明、有效和多样化,这必须成为每个民主机构的特点。这在其他具体措施之外,还包括限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应本组织任何成员国的要求而采取更及时和更有效的防止国际冲突的行动。

随着联合国国际法十年即将结束,我要重申我们的希望:充分实现该十年的目标,尤其是那些有关促进和尊重国际法原则以及有关尽可能广泛地借助和平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方法和手段。我们知道无法单独以法律机制解决复杂的国际争端,但同样正确的是,任何解决方案必须基于法律文书而必须遵循正式程序。

厄瓜多尔国际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争取公正和永久地解决厄瓜多尔—秘鲁领土问题。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美国作为保证国的宝贵帮助下,厄瓜多尔和秘鲁之间有关仍然存在的影响我们共同边界的僵持问题的谈判,正根据双方关于寻求和平和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承诺而正在巴西利亚举行。厄瓜多尔将继续本着真正的和平精神来参加这些谈判,因为我们渴望找到全球性、最终、体面和实际的解决办法,它将反映我国人民的合理希望,他们正与美洲其他国家人民一道,争取建立一个互利及建设性和和平合作的未来。厄瓜多尔和秘鲁人民的努力的目的,是争取最终解决这一争端。

国际上对巴西利亚谈判进展的兴趣以及会在新的千年中向两国展开的深远前景,是应鼓励我们各国政府尽一切努力来解决这一年代已久的历史争端的因素,并因此回应我们都具有的对和平与发展的公正愿望。我国渴望和平并希望和平;我们不要战争。我们确信,战争中没有任何胜利,只有由于难以计算的后果而形成的不同程度的失败,这些后果会影响到我们各国的政治、道德、社会和经济生活。

《联合国宪章》指出,世界安全不仅限于预防和解决暴力冲突的重要问题。更安全的世界也是一个总体繁荣消除大多数冲突和人间痛苦根源的世界。联合国应继续成为讨论有关争取世界上四分之三以上人口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的论坛。

确实,厄瓜多尔意识到经济增长本身不足以产生充分的社会正义及公平的收入分配。我国政府已制定旨在满足厄瓜多尔处于边缘地位人口需求的各项方案与计划。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协助下,我们已确定了一项国家社会发展计划,它包含以国际社会在社会发展问题首脑会议期间承担的承诺相一致的政府行动。

我国政府以社会为目标的思想,致使我同一些发言者一道,建议应把在全世界消灭贫穷作为国际社会今后岁月中协调努力的主要目标。经济全球化不能仅限于利用发展中世界的廉价劳动力、获利投资的泛滥以及开发某些市场。它的目标还应当是为其对全球化的唯一经历就是其永久贫困和失望的广大人口提供协调和有计划的援助。

自从远古以来,厄瓜多尔的居民就对自然有特殊的专注感情。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多样性保存地之一,对自然有深厚的尊重感及对大自然价值的认识,这些都深深植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例如,厄瓜多尔土著人社区掌握祖先留下来的有关合理管理资源和保护生态系统的知识。

厄瓜多尔意识到每个社会在与经济进步和保护环境之间作选择时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局面。鉴于自然环境赋予厄瓜多尔人的基本价值,我们已尽我们的全力来防止经济进步破坏自然的程度,它至少把它限制到最低程度。

我国政府象我们在今年6月举行的大会特别会议期间所作的那样,要重申它对执行《21世纪议程》及达到该议程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只有在能够确保发达国家通过履行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即里约热内卢首脑会议上作出的承诺而提供有效支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努力才会成功。不真正改变造成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无法持续的消费模式,不提供其百分比与国内生产总值成比例的足够的用于发展的财政援助,不建立获得现代技术的设施,就不会有任何普遍的环境保护。

建立新的贸易和财政制度以及改革我们各国经济的迫切需要对中国造成了巨大挑战。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加倍努力以一种我们各国也能从新的国际经济活力中得到好处的方式来满足全球化的需要。

不同于发达国家,全球化进程对发展中国家不仅是恢复生产性增长、保持股市指标上升趋势或增加商业利益的一个方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所谓全球化的经济方面应该是加速这些国家人民尤其是在社会问题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应该忆及,发展中国家作出了令人瞩目的努力以适应新的经济现实。贸易调整和自由化方案已经在我们社会的重要部门产生巨大的短期影响。一些国家已经采取了严厉的经济措施,希望这些措施最终对大家产生积极结果。但是,我们不能不感到这种态度同一些工业化国家的行为形成对比。

例如,在贸易问题上,尽管一些发达国家坚持贸易自由化,但是它们却坚持对源于南方的贸易流量保持各种壁垒。我们并不反对由国际贸易调节的市场适度自由化以防止对当地经济敏感部门的负面作用,但是我们反对一些国家宣讲贸易自由,而自己却随心所欲,有步骤地为自己避免贸易自由。发展中国家要求进行国际贸易的公正、公平和透明的环境,这将使我们从经济全球化获得好处。

另一方面,在财政决策界具有影响力的许多发达国家对影响发展中世界的财政困难只从经济角度来看,而不是从更广泛的社会视角。它们继续将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仅仅同其宏观经济指标的活力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以下情况任何国家都不能有健康的经济:如果其人口相当大部分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或如果国内增长指标不能保证未来可持续和不断的发展。外债仍然是我国的沉重负担,并妨碍我们达到持续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的各项目标。本着指导我们各项贸易政策的同样建设性精神,我们深信国际财政制度机制应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以促进它们的经济进步和履行地球首脑会议的各项承诺。

国际贸易和财政、裁军和安全、环境和发展,不应孤立考虑这些问题。我们知道国际议程上的所有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而我们只是为了审议方便将其分开处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绝不应看不到国际议程上全球性和相互关联的原则,否则我们便有可能冒持有高度局限的历史观点和客观性的风险。

因此,厄瓜多尔同意联合国秘书长关于人权在现代世界中的重要性以及本组织所执行的所有相关方案都必须充分融入联合国活动范围之内内的观点。

就厄瓜多尔而言,我高兴地通知大会我的政府的一项原则是执行对人权绝对尊重的政策。我的道德信念是:没有对个人的保障和对不同意见的容忍,现代文明生活是不可能的。厄瓜多尔国家致力于奉行这项行为方针,促进和保护所有人类、文明、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包括发展的权利。我们还致力于鼓励对违反这些权利的案例进行调查程序,并惩办被证明应对这些违反现象负责的那些人。

反对贪污的斗争是国家政府的一项基本目标以确保政府机构能重新获得我国人民有权赋予它们的尊敬和信任。

我谨提及有关人权问题的一个具体方面:设立国际刑事法庭以惩罚最严重的罪行,如种族灭绝,反对人类的罪行和战争罪行。厄瓜多尔大力支持这项倡议。我们支持这个法庭应由国际公约设立的观点。因此,我们敦促所有国家显示必要的政治意愿克服尚存的技术困难,以便召开全权代表会议,他们负有核准该法庭规约的责任。

最后,作为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我高兴地将厄瓜多尔人民友情和兄弟情谊的信息带到这个代表世界各国的讲坛。我国人民已经巩固了其民主并使其经济平衡,正在为建立其未来而勇往直前。这是一个真诚渴望确保国际机制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的民族。尤其在我们历史的这一时刻,在面临任何潜在自然灾害,诸如El Nino(厄尔尼诺)现象之时,我们谨指望联合国和各相关的国际机制及时、有效和直接的合作。我谨再次发出我们友好和兄弟情谊的信息,以及我国致力于指导联合国在国际领域所作努力的那些崇高理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阁下刚才发表的讲话。

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费边·阿拉尔孔·里韦拉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艾内斯托·桑佩尔·皮萨诺先生在陪同下走进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有幸代表大会欢迎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艾内斯托·桑佩尔·皮萨诺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桑佩尔·皮萨诺总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作为哥伦比亚总统和不结盟运动的主席,衷心祝贺你的当选和主持本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我还要感谢拉扎利大使在大会五十一届会议期间勤奋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过去几十年来,联合国表明,联合国的创建者授权它制订我们地球共存的新模式,这样做并没有错;有了这一模式,我们打败了殖民主义,打击了种族隔离,防止了民族对抗,伸出手援助了儿童,捍卫了妇女的权利,保护了环境。

但是,我们今天却处于类似导致我们签署《旧金山宣言》那种关键时刻。世界的全球化使贩毒、恐怖主义和腐败等严重威胁我们体制的问题国际化了。

某些工业化国家在确定经济规则时表现得很自私。有权势的国家把单方面的政策和条件强加给别国在世界上比比皆是。冷战以来军事工业集团过剩的能力鼓励开始进行危险的竞赛。尚未痊愈的外债的伤口仍然阻碍着许多最贫穷国家的发展。侵犯人权、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的事件今天仍层出不穷。

在本世纪即将结束时,秘书长建议我们深刻构思新的联合国。新的联合国当然不会只处理军事冲突问题。我们必须面对其他形式的战争:打击贫困的社会战;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司法战;打击针对我们主权经济的干涉主义的政治战;以及打击侵犯人权的道德战。

我们还不能说全球化的进程真正能代表所有人的进步。尽管全球化带来巨大经济和技术进步,这种进步仍然只是工业化国家和世界其他人口很少一部分人的特权。不能通过导致个人生活品质新的、更大的不平衡的现象实现人类的进步。我们必须努力确保让国家和联合国这样的多边组织努力致力于保证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属于少数人。

因此,联合国的任何改革必首先恢复激励产生作为我们运动的存在理由的旧金山协议的那种团结的概念。我们要求的不是更多的首脑会议,而是更多地贯彻尚未得到遵守的首脑会议;首脑会议之外再召开一次关于遵守问题的首脑会议将是令人欢迎的。

《禁止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没有得到恰当的遵守。重要的会员国还没有批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看来对于取得达成重要协议的进展以便限制世界商人所操纵的常规军备市场没有兴趣。作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源的一部分的政府援助近年来由42%降低到24%。和用于社会方案资金的增长相比,联合国系统内部军事行动用途的资金增加了17倍。

我们必须找到联合国遵循的新道路。秘书长建议的联合国系统的改革必须包括整个联合国系统的所有领域。

首先是经济领域,布雷顿森林组织,及作为1946年3月协议一部分诞生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逐渐背离原来本大会对其经济和社会政策进行的指导。它们最终制订了一和发展模式强加给发展中的经济,这些经济却不能参与讨论自己的优先事项。改革应包括有更大的国际流通性、管理多边债务的更大灵活性、用于社会投资的减让性信贷流通以及于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经济结构的协调,例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

联合国社会领域的情况最令人担忧。联合国预算危机的负担已落在有关机构的头上。过去10年这些机构的经费筹措下降了几百万、几千万美元。一些发达国家令人费解地撤出致力于儿童、文化、就业和环境的机构,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国际劳工组织(劳工

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秘书长的报告提出了恢复这些作为联合国心脏的机构的活动的令人感兴趣的建议。

在一个13亿人仍然每天靠不足一美元生存的世界里,在一个一架战斗机的费用可以养活非洲57 000名儿童一年的世界里,不可能设想联合国改革的优先目标不是加强其专门致力于社会问题的各机构和方案的工作。

最后是又在大会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政治关系的问题。所提议的对安全理事会的加强不能以削弱大会的权内为代价,大会是联合国系统的最高民主机构。以任何方式扩大安理会都必须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按其性质以及作为世界上各种区域的发言人必须有更大的代表权。应废除否决权,因为它是反民主的,它把无视大多数国家意志的权力放在一个国家手里。如果不能取消否决权,就应把它限于对世界安全真正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事项,并应确定象诸如大会之类的司法或政治机构对否决权提出上诉的权利。

几个月前,秘书长向联合国提出了一项很引人注意的改革本组织的建议。我所代表的不结盟运动正在审查这项倡议,并认为其中若干建议将有助于振兴联合国。

我们不想有一个按贫富划分的联合国,在那里成员们按其经济贡献拥有头等和二地位。联合国不是一个私人公司,而是世界所有国家聚集在一起的团结的论坛。

我愿借此机会呼吁联合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以将使我们能取得具体成果的清楚而明确界定的战略来应付武器扩散的严重问题。为此目的,我仅谨有效地处理这个事项提出五点建议。

第一,我建议发展中国家宣布在两年内在全世界禁止尖端技术武器贸易。

第二,我建议扩大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使其包括轻型武器,以及生产和储存情况,以期加强其作为促进信任的措施的作用。

第三,我建议各武器生产国政府承诺在冲突区域禁止出售尖端技术武器,并承诺将其武器生产工业能力和劳动力改用于其他经济部门。

第四,我建议对这个领域所有的多边承诺和现有的条约进行监测和核查。

第五,我建议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四届特别会议上审议对轻型武器以及对尖端技术武器贸易的管制。

这项倡议的目的是处理武器扩散这个严重现象的各方面,武器扩散除了耗竭本可用于我们各国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广大资源外,还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最危险的威胁。

半个世纪前,我们为了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在旧金山建造的大桥下已流过了无尽的江水。

毫无疑问,我们已取得了进展,但尽管我们已取得了成就,却不能声称感到满意。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悲哀的、饥饿的儿童,就会有联合国。只要还有人举起武器伤害邻居,就会有联合国。只要全体居民被暴力、饥饿和不容忍赶出家园,就会有联合国。只要千千万万的青年人因为必须为每日的生存挣扎而不能获得教育,就会有联合国。只要有权势的人可继续任意无视没有权利人的愿望,就会有联合国。只要街上的毒品威胁着我们儿童的未来,就会有联合国。只要恐怖主义份子和违反人权的人继续逍遥法外,就会有联合国。只要世界上需要团结、仁爱和欢乐,就会有联合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刚才所作的发言。

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埃内斯托·桑佩尔·皮萨诺先生在陪同下走出大会堂。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奥地利副总理兼联邦外交部长沃尔夫冈·舒塞尔先生阁下发言。

舒塞尔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表示我高兴地看到你、乌克兰外交部长--与奥地利具有密切的历史联系并享有良好关系的国家--主持大会。我们深信,你对联合国系统深渊的专业经验和你的谈判技巧将确保我们雄心勃勃的议程取得巨大进展。

我还愿代表奥地利联邦政府,衷心感谢秘书长科菲·安南,我们充分支持他对本组织的英明领导。他任职不久已经成功地不仅向各国政府而且向人民和媒体伸出手,从而促进进一步认识联合国作为全球合作不可缺少的工具的目标、期望和成就。

我们的卢森堡同事已经表明欧洲联盟的立场,我们充分赞同这一立场。我愿谈一谈奥地利特别重视的几点:

联合国目前正在为21世纪的挑战做准备。秘书长及其小组,在会员国的鼓励下,提出了全面改革。奥地利欢迎这一使联合国重新面向未来的需要的重要努力,而且我们充分赞同秘书长的建议。我愿特别强调以下几点:第一,精简领导和管理结构;第二,合并联合国的实地驻留;第三,使发展重新成为联合国活动的中心并更好地结合联合国基金和方案的潜力;第四,在联合国工作的所有方面加强人权。

然而,没有充分的资源,联合国将不能成功地完成其任务。只要会员国未充分履行其义务,本组织的财政状况将仍然是严重的。还清欠款因此是重要的事项。奥地利对其全额和按时缴纳联合国会费的传统记录感到自豪。各国政府必须有严肃的政治意愿和真诚的承诺。不用说,单边决定在多边合作框架内是无法接受的。

打击毒品、犯罪和恐怖主义正确地成为国际社会的最高优先事项。目前15岁以上世界人口的几乎1%滥用过兴奋剂。在本十年期间每年估计生产300吨海洛因以供应约800万吸毒成瘾者。虽然我希望区域合作将迅速有效地促进打击非法贩运和毒品滥用,秘书长加强联合国这方面能力的意图值得所有会员国支持。

奥地利将与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新任命的主任皮诺·阿拉基先生密切合作。我们深信,他在打击组织犯罪方

面的渊博知识和经验将是集中联合国系统、会员国和有关机构资源的有利条件。为了表示支持,奥地利将对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进行重大财政认捐。

非法移徙日益与跨国犯罪联系在一起。肆无忌惮地剥削处境困难的人是尤其应受谴责的国际犯罪形式。越来越多非法偷渡边界的人发现自己成为无依无靠的受害者,没有任何财政手段并且在一国身份非法。同时犯罪人玩世不恭地利用国际刑法制度的漏洞赚钱并逃脱司法。迫切需要把偷渡非法移徙者作为跨国罪行进行处罚的国际法律文书,从而确保对犯罪者绳之以法。

我请法律专家起草了一份打击偷渡非法移徙者的国际公约草案。该草案正在作为适当议程项目下的正式文件分发。我们建议,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下届会议将该草案作为优先事项加以审议。我们深信,我们的倡议将有助于消除一个危险的法律缺陷,从而加强这方面的国际司法合作。

药物滥用和与毒品有关的犯罪继续严重伤害发展中以及工业化世界。人类和社会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威胁。加强和更新现存国际反毒品能力将要求创新和新的办法。在这方面,将于1998年6月召开的专门讨论国际毒品管制的大会特别会议将为我们提供极好的机会,团结打击非法毒品贩运并联合争取预防性努力的进展,从而加强我们的政治承诺。

杀伤地雷对个人和国家安全构成特别狠毒的威胁。甚至在冲突,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几十年这些隐蔽的杀手可怕地伤害平民,每年杀伤2万多人。每年埋置的地雷比排出的地雷多20多倍。估计在60多个国家中埋设了1亿1千万枚地雷。我认为必须制止这种死亡的急剧增加。

奥地利是在国家一级首先禁止杀伤地雷的国家之一。我们强烈主张全面禁止,并且起草了这种公约的草案。非政府组织在创造必要势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愿代表奥地利政府为此尊重地感谢它们。奥斯陆外交会议在这个基础上谈判了一项条约,我期待与赞同这一目标如此众多地同事一起在渥太华签署《公约》。我敦促未能加入奥斯陆协商一致的国家尽快参加该进程。

特德·特纳慷慨地指定把其空前的10亿美元捐款的一部分用于支持加紧排雷努力。我愿感谢他作出这个独特的姿态。

个人尊严和价值是普遍的。因此，我们的世界组织有义务协助执行政府这方面的承诺。自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以来，人权已经进入联合国方案和活动的中心。奥地利欢迎这一趋势。尊重人权、民主和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关系。保障安全是持久与稳定的重要先决条件。秘书长在其关于本组织工作值得称赞的报告中强调了社会关系。

我借此机会热烈欢迎任命玛丽·鲁滨逊总统作为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并保证奥地利充分支持她的工作。她的杰出个性将无疑有助于进一步加强联合国的人权作用。

审查《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使1998年成为人权年。这将为我们提供独特机会，为新的千年塑造国际人权方案。其中心目标必须仍然是在国家一级着重国际人权标准。为此，政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民间社会的作用也是如此。

因此，国际社会不仅必须确保遵守这些承诺并提供必要协助，而且还必须加强文明社会的作用。我们把今年的人权年视为向世界各地人权捍卫者伸出援手的机会。作为该世界会议的东道国和1998年下半年担任欧洲联盟主席的国家，奥地利愿进行合作，以确保1998人权年在世界各地取得成功。

奥地利非常重视促进和保护少数人。我们这样做是基于我国的历史经验并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少数民族丰富而非危及我们的社会。在这方面，我要高兴地提及，一个重要的少数人问题已经顺利解决。奥地利南蒂罗尔的少数人根据奥地利和意大利达成的1946年《巴黎条约》，今天享有妥善均衡的自治权。这种自治在世界其他地方产生了相当大的利益。

关于人权年，北京论坛的执行工作仍是一项优先。奥地利特别支持旨在加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的各项努力。我们也在为更好地切实执行《儿童权利公约》等特别涉及少年法的其他国际人权条约作出贡献。

就业作为一个全球越来越关心的问题理应位于政治议程的前列。大家都敦促各国政府制订进一步手段，通过有效监测劳工政策同失业作斗争。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已在这方面规定一整套原则和目标。为了表明这些承诺并找出好办法，我要忆及，作为哥本哈根的一项后续行动，奥地利将于1998年2月初主办一次就业问题国际专家会议。

在我们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努力中，为各国利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近几年来已成为对联合国来说迅速日趋重要的问题。我要重申，我国完全支持联合国扩大在此领域各项活动的目标。我们欢迎1999年7月在维也纳召开第三届联合国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该会议将作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特别届会召开，并向所有会员国开放。

我国深深地致力于前南斯拉夫，特别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和平进程。代顿协定为波斯尼亚恢复正常和稳定，为其经济复兴并为其各种族之间的和解提供了框架。因此，充分和全面执行《代顿协定》是当务之急。这包括必须把所有被起诉战争罪犯抓拿归案而无论他们可能在哪里。如果我们要捍卫代顿进程，国际社会就必须继续坚定地致力于采取必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甚至在1998年7月后仍应这样作。国际支持必须继续以充分遵守各项国际义务为条件。我要特别向联合国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锡尔米乌姆过渡时期行政当局致敬，他为促进该区域和平作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

奥地利赞成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在一旦履行会员申请等必要条件时完全加入联合国大家庭。在这方面，我要强调，我们期望贝尔格莱德允许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少数人高度自治。

奥地利非常关切地注视着中东局势。令我们遗憾的是，和平进程几乎陷于停顿。奥斯陆进程建立的信任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破坏。我们的主要任务必须是逐步重建和加强这种信任，使各方回到谈判桌前。目前局势加剧了极

端主义活动的危险。和平进程取得进展的先决条件当然是各方都遵守已缔结的各项协定和作出的各项承诺。

巴勒斯坦领土不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令奥地利严重关切,那里的失业率为70%。创造必要经济条件作为政治稳定的基础至关重要。不对该区域人民的经济需要作出可靠回应就绝不会有任何持久和平。

自1960年以来,奥地利一直非常积极地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鉴于各区域安排根据《联合国宪章》第8章采取的现代维持和平办法日趋重要,我国已开始同在此领域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和组织进行密切合作。1997年,奥地利向包括稳定部队和阿尔巴尼亚行动在内的全世界11个不同维持和平行动派出了大约1200名部队,军事观察员和文职警察。

奥地利积极支持1994年创建的待命安排制度,并在这方面参加了1996年12月建立的联合国待命部队高度准备旅。

我深信,特别在此缺乏财政资源之时,国际社会应该在预防冲突和预防性外交领域作出更大投资。联合国负有在进一步制定预防性外交手段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义务。

奥地利现在是、今后仍将是为这一世界组织的忠实成员国和坚定支持者。联合国——本组织——是可以对现存全球挑战:铲除贫穷,保护我们星球的环境,打击毒品、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和促进人权、包括儿童权利作出必要回应的唯一全球工具。为此,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

摩洛哥王国首相兼外交与合作大臣阿卜杜拉提夫·菲拉利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摩洛哥首相兼外交与合作大臣的讲话。

摩洛哥首相兼外交与合作大臣阿卜杜拉提夫·菲拉利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地欢迎摩洛哥首相兼外交与合作大臣阿卜杜拉提夫·菲拉利先生阁下并请他在大会讲话。

菲拉利先生(摩洛哥)(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让我表明,我非常高兴地代表摩洛哥王国代表团衷心祝贺你担任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主席——你当选是考虑到你的政治经验和高度胜任了能力的象征。

主席先生,我还要高兴地向你致敬,你是友好国家乌克兰的代表,乌克兰同摩洛哥王国有着牢固的友谊和充分合作关系。我相信,你渊博的经验和对国际事务的出色了解将确保我们审议工作取得成功,并将领导本届会议取得成果,为和平、合作与繁荣开辟新的前景。

副主席坎贝尔先生(爱尔兰)主持会议。

我谨借此机会向卸任主席、友好的马来西亚代表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表示我们的敬意和感谢,他作出了努力,并且顺利地指导了上届会议工作。

我还要向新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表示最真诚的祝贺,他当选秘书长表明了对他的信任,他的当选使他在联合国内多年称职的管理和不懈努力达到最高点。他的当选也再次证明,友好国家加纳得到高度尊敬。

自上届会议以来,世界一直在经历一个各种政治和经济相互作用的时期,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相互作用没有实现人类的愿望,这个愿望就是使国际社会更加接近宁静、安全和和平。事实上,国际关系仍然充满着各种紧张局势和不安。例如,国际上出现了新的冲突,这威胁着各国人民的安全、稳定和主权。

鉴于这些挑战,我们认为,今天在国际上出现的这些问题只有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国际努力才能解决。在这方面,我们支持秘书长根据这个时代的要求改革和调整联合国并且改进其工作方法的努力。同样,我们重申支持所有这些努力,这些努力的目的是加强本组织,提高其效力,使它能够根据《宪章》的各项规定,充分执行其使命。

我们坚信，只有适当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只有当改革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解决办法并且为此目的提供物质和技术援助时，调整本组织并使其支出合理化的任何改革才能达到目标。

关于扩大安全理事会的问题，我们要强调必须取得协商一致意见，并且特别是由于建立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各联合国机构时的条件现在已经消失，应该取得各大洲的平衡和公平代表性。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和迅速的变化，这迫使我们重新考虑安全理事会的组成和作用，使它真正成为有效的工具，不受制于违反《宪章》的各种目标和利益。

国际社会曾经乐观地欢迎在各当事方达成的协议基础上在中东开始的和平进程。然而，由于以色列政府违反以前作出的所有承诺，违反其义务和国际行为准则，该和平进程被中断，这可能使以前为加强该地区和平基础所作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

以色列政府决定恢复其定居点政策，并且改变东耶路撒冷文化特征和人口组成。这是以色列政府违反其承诺的表现。这个决定是违反以前与巴勒斯坦方面达成的各项协议的。这个单方面的非法决定也公然违反了《第四项目内瓦公约》，该公约禁止占领当局对其控制之下领土作任何改变。

以色列仍然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338(1973)和425(1978)号决议，在黎巴嫩南部再次使紧张局势生级，并且继续无视叙利亚关于在谈判破裂之处恢复谈判的提议。

我们对未来的憧憬来自我们的以下信念，即只有通过公平待遇，保证所有当事方的相互利益，只有该地区消除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该地区的和平才能持续，才能实现其目标。

我们深信我们必须进行和平努力，并且根据为和平进程制订的法律框架推动和平进程，但我们强调必须履行所签署各项协议规定的一切义务，并且在以这些协议为基础

的一切行动中坚守信誉，以便使该地区各国人民得到和平与安全，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其自决权，并且建立以圣城为首都的独立国家。

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应该采取必要措施，使以色列尊重和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

在中东实现稳定需要在海湾地区实现和巩固安全。我们对伊拉克人民的苦难表示遗憾，由于多年实施经济禁运，伊拉克人民正生活在极度困苦之中，我们重申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石油换取粮食”的第986(1995)号决议是取消对伊拉克人民禁运的第一步。我们期待着在不远的将来，有一天这种苦难会结束，伊拉克作为阿拉伯国家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以及作为国际社会一个积极和建设性成员行使其权利。

摩洛哥是阿拉伯马格里布地区的一部分，摩洛哥特别重视阿拉伯赞比亚民众国与某些西方国家之间现有的争端，因为这个争端对区域局势和兄弟的利比亚人民产生了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呼吁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采取的行动和表现出的灵活性、对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以及不结盟运动所作的努力作出友好回应，以期取消对利比亚的制裁。

摩洛哥一直密切注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发展，并且与国际社会其它成员一道为伊斯兰会议组织主席提出的倡议作出了贡献，并且派遣摩洛哥军队参加执行部队和稳定部队，摩洛哥对在执行代顿协议军事和民事方面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并且强调必须继续努力，确保代顿协议得到充分执行，以期实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合法权利，并且根据捐助国会议的协议提供必要手段，促进该国的重建。

作为一个非洲国家，并鉴于我国同其他非洲国家之间的悠久和各种关系，以及进一步认识到我国对非洲的义务，摩洛哥对该大陆许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恶化深表关切。

摩洛哥十分关切地注视非洲某些地区的不稳定状况持续存在,并重申摩洛哥决心支持和加强国际社会的努力,找到解决危机的妥善和持久办法。

另一方面,非洲糟糕的经济形势也是国际社会关切的问题。这种状况特别表现在非洲大陆在世界贸易中软弱无力,债务负担加重。这也表现为基础设施长期不足,社会和健康条件严重恶化,以及缺乏外国投资,尽管非洲各国已进行严厉的结构改革。

这方面,我们欢迎葡萄牙提出倡议,召开一次欧非首脑会议讨论非洲大陆的这些状况,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但我们认为,这一倡议反映了欧洲联盟认识到它对非洲的责任,因此摩洛哥建议召开一次部长级会议,为这次首脑会议做筹备工作。同样,安全理事会主动要求召开一次外长级特别会议审议非洲局势,证明国际社会对非洲局势严重性的关切程度。在同非洲所有其他国家的关系中,摩洛哥一贯采取旨在有效合作的政策,顾及我们的伙伴的基本需要和优先事项。

作为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各种深刻变化的一个后果,现在大家都认识到,当今世界的特点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然而,国际社会今天面临的新挑战是如何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所有各方面,并且同我们实现和平与安全的努力协调进行。

世界市场的自由化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包罗万象,已导致贸易额和资金流量显著增加。但是,这并没有改善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的状况,也没有减轻它们的债务负担。摩洛哥关心地注视着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的活动,认为贸易自由化的目的基本上必须是纠正现有的差异,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

我们希望,将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世贸组织会议能为国际社会提供一次新的机会,导致巩固指导多边关系的各种基础和规则,作出协调贸易自由化的任务和发展的需要的决策,同时响应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必要时允许它们采取保护主义的贸易措施。

关于萨哈拉问题,詹姆斯·贝克先生一被任命为秘书长西撒哈拉问题特别代表,摩洛哥就同他合作。我们希望

已取得的成果能为执行联合国解决计划提供条件。在这方面,曾在1981年主动建议进行一次全民表决的摩洛哥,再次强调准备和愿意同联合国合作,以实现这一目标。

在我们即将告别的本世纪中,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成就是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结束了殖民主义。在过去几个月中,世界目睹香港回归其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也将在1999年回归中国。鉴于香港的例子和澳门未来的计划,逻辑现在要求在全球各地消除所有剩余的殖民地。

我这里指的特别是摩洛哥的萨卜塔和梅利利亚市及其附近岛屿,它们仍然处于西班牙统治之下。摩洛哥一贯相信对话是最终解决萨卜塔和梅利利亚问题的文明办法,以便使摩洛哥能够重新恢复对这些领土的主权,同时保证西班牙的利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王哈桑二世陛下主动要求建立一个摩洛哥—西班牙小组,讨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终办法。这项倡议意味着两国间友好关系进一步提高,其影响将涉及更加广泛更加全面的领域。

人类仍然致力于《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各项崇高目标。因此,我们有义务继续努力推进这些目标,以使我们能够共同本着信任的精神和新的希望,给全人类带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摩洛哥王国首相兼外交与合作大臣刚所作的发言。

摩洛哥王国首相兼外交与合作大臣阿卜杜拉提夫·菲拉利先生在陪同下走下讲台。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圭亚那共和国外交部长克莱门特·罗埃先生阁下发言。

罗埃先生(圭亚那)(以英语发言):一段时间以来,联合国一直在开展改革和改组,以改进它处理世界目前所面临的许多挑战的能力。这是一项艰巨而耗时的任务,坦率地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分散了我们对促进全球和平与发展这项首要任务的注意力。然而,如果我们确实要提高联合国的效率和效力,对它进行调整,使它能在今后很好地为国际社会服务,那么这项工作就必不可少。

我国代表团相信，在主席的干练领导下，我们的努力将能够取得进展。我相信，他的广泛外交经验和他对联合国的深入了解将有助于确定我们努力的方向并加快我们的努力。我们祝贺他的一致当选，并向他保证，我们愿意给予合作，使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我们向主席尊敬的前任——马来西亚的拉扎利·伊斯梅尔大使表示赞赏，我们深切并由衷地赞赏他带着决心和活力主持了上届会议工作。值得赞扬的是，他不懈努力争取就振兴联合国所必须采取的步骤达成广泛一致。他杰出的领导无疑将激励我们毫不拖延地完成面前的任务。

我还要赞赏地肯定我们的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自就职以来对联合国改革所作的显著贡献。他履行了大会的承诺，向我们提出了一套改革联合国，使之很好地为21世纪服务的很有意义的建议。这份全面和建设性的文件需要我们加以认真讨论。因此，我打算在分配给我的时间里作几点评论。我相信，尽管这几条评论很简短而且是初步性质的，但它们将说明我们目前对改革联合国方法与途径的想法。

首先，我要说，我们赞成秘书长所阐述的关于联合国今后的设想。联合国已证明有能力防止重大战争，并促成国际上对国际关系重要方面的共识。它现在已作好探索多边行动的许多可能性的准备。各会员国，无论大小，都日益意识到，与联合国合作，以尽量提高它们处理某些国际问题的能力对它们有益。各国日益诉诸联合国机制来处理各种问题，例如发展、环境、疾病、贩毒和恐怖主义等。许多特别机构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妇发基金）与其他许许多多机构正在照顾我们居民中最脆弱群体——老人、妇女、儿童和我们土著居民——的需要。

建立的多边主义基石之上的联合国为会员国提供了一个汇聚一起谋求共同利益的独特场所。大约50年前确定的联合国雄伟规划中总体上来讲依然是促进国际礼让的有用蓝图。因此，我们在为新时期进行规划时，必须牢牢坚持缔造者们的永恒理想，否则我们就会一头撞在孤立主义岩上，到头来只能苦苦挣扎求生。

将这一理想有效地转变为现实需要坚定有力的领导。历史表明，由于政治承诺不足，政治方向不当，我们最值得追求的愿望的往往未能得到实现。一些国家常常只是从狭隘的一己私利折射镜来看世界，看不到协同行动的好处。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富裕和强大，都不可指望完全自给自足，这个时代的各种挑战需要通过最高级别的国际合作来应付。因为只有目标一致，我们联合国才有希望实现《宪章》中庄严宣布的愿望。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秘书长作为联合国行政首长，在概括提出其改革建议时表现了他的远见和领导才干。尤其令我们满意的是，他确定联合国今后工作的优先事项时，高度重视联合国的发展活动。在财政支持不足的时候，必须制订适当的战略，消除世界上的贫困，并恢复经济和社会繁荣，尤其是在发展中小国。

因此，我们欢迎秘书长打算加强秘书处内部的管理能力，使工作得到充分协调，并进行前瞻性规划。我们确认节约的必要性，但希望这将不会损害到会员国的明确任务和联合国的根本性质。如果在消减开支时联合国丢掉了本质那将是极为令人遗憾的。

我们当然赞成最初由日本政府提出、随后得到七国集团各国赞成的设想，即呼吁把行政方面节省下的资金转用于发展活动。这种红利尽管估计数量有限，却可能足以成为为秘书长提议的发展帐户筹措资金的催化剂。我们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欢迎特纳电信传播公司董事长的慷慨赠礼，他参加了1994年发展问题世界听询会，现在认为应当挺身支持这一事业。只能希望私营部门的其他人会效仿这种慈善捐款的行为。

最近制订的《发展纲领》，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发展援助委员会的联合发展战略一道，为在经济和社会合作领域中向前迈进提供了基础。两个文件都承认，虽然私人投资流动在发展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但它由于其高度有选择性和普遍的不可预测性，不足以保证处于不利地位的小国的发展。对这些国家来说——我在此也把我国列入在内——发展援助、债务减免、能力建设和增加贸易，将仍然是我们取得进步的关键。

我们将在宏观经济一级继续期待联合国在协调各项发展政策方面发挥更中心的作用。秘书长指出，

“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是《宪章》中庄严规定的联合国主要目标之一。”(A/51/950,第68段)

因此，它不能处于发展进程中的边缘。相反，它必须成为其主要的推动力。

因此，其结构和运作必须能够提供“更综合的协作方法”。总部及区域和地方一级的发展活动的更大协调是关键。正如建议中指出的那样，设立一个新的发展小组和一个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可能会提供必要的焦点和方向。然而，我们应谨慎确保单独角色和各机构的力量在任何合并过程中不会丧失。

我们完全支持关于在世界银行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之间建立更密切和更合作关系的建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尽管与联合国相关的机构却离开其最初的使命而相当独立于本组织的发展。现在，这些机构应集中精力于有别于发展手段的人力开发。因此，我们应争取使它们同联合国的主要机构相一致。为此，我们鼓励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实现这种发展努力的协调。我们还需要在某一阶段考虑如何加强世界贸易组织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

同时，我们必须补充这种努力，赋予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领导发展事业的直接和首要责任。过去，这些机构不幸被抛在发展进程之后。它们尽管可作为对话与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论坛而发挥作用，却未能使关键角色参与进来。因此，我们应争取改变它们，从而使其能够为发展提供更强大的政治动力，并确保有效的全球宏观经济管理。

我们希望，这次辩论中将明确提出可被认为理想及可行的建议。当然，一些建议同把托管理事会变为一个处理诸如全球平民等问题的论坛一样，将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可在大会的非正式工作会议中探讨这些建议，然后正式作为一揽子建议加以批准及随后予以执行。只要各方进行努力合作，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在新的一年里就这种改革达成一致。

然而光修补机构不会保证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仍然是各国的政治意愿。我们所制订的几项战略以及我们多年来所发表的很多宣言，基本上仍未实现。今天，贫穷是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唯一最严重威胁，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

减少以及最终消灭世界上的贫困现象，是联合国不能忽视的必要事项。在今年6月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特别中期审查会议上，我们接近于就在2015年实现这一目标达成一致。今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会议京都会议上，以及随后在《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巴巴多斯行动纲领》的中期审查会议上，我们将有其他的机会来进一步推动可持续发展。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持续努力中利用这些因素，来形成有利于各国的伙伴关系。

我国政府仍然致力于这一目标。我们履行了被认为是国家发展所必需的义务，表现出我们的严肃目标。正如世界银行在其题为“可持续增长伙伴关系”的刊物中所建议的那样，我们争取促进

“全球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确保法治、改进私营部门的效率和责任制以及打击腐败作为一个使经济能够繁荣的框架的主要内容。”

我们建立了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其中发展是一项基本人权。我们政策的果实，就是持续超过6%的年增长率。今天，包括私营企业和各人民组织在内的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充分参与发展进程，并受乐观信心的激励，即我们将作为一个民族克服目前困扰我们的各种问题。

在几星期后，我国将进行另一次民主选举，选举将再次置于国际观察员仔细审查之下。这项活动的结果是产生人民新的决心，继续沿着导致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道路。为促进这项事业，政府已经准备了基于充分参与经济基础之上的全国发展战略。公营和私营部门的专家参加了其筹备工作，他们准备了一项文本草案以供更广泛的协商和认可。我们认为，这提供了有用的政策框架，这个框架通过确立需要和优先事项能有助于动员包括捐助国政府和国际发展机构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援助。

但是,正如我国已故总统切迪·贾根先生所明确承认,只有在使国际环境变得适宜我们需求时,象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希望和抱负才会在很长时期内得到充分实现。因此,他在生前不断主张建立全球人类新秩序,这种秩序的前提是可持续经济发展、公平和社会与生态正义,并基于另外设立一个全球发展基金用于援助北方和南方。必须在寻求更积极和革新的方法以对付变幻莫测的全球化 and 自由化(这正在使几百万人甚至许多国家边缘化)的过程中形成这种新的北南伙伴关系。

圭亚那公开接受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所通过的20/20倡议,认为这项倡议是鼓励国际合作发展的手段。此外,我们呼吁就某种形式的国际税收达成协议,这象在国家级别的国家税收一样,将为促进全球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迄今,一些发达国家不愿考虑动员资金的这种革新手段。但是在国际义务日益增加而发展援助日益减少的情况下,必要的资金筹措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对联合国的未来是关键的,因为除非联合国拥有可预测和充足的资源,否则它就不能够满足会员国的对它所提出的许多要求。

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已经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已经在最近的高级别讨论中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对于测试所提出的许多想法的可行性,我们还距离甚远,提出这些想法是为了寻找资助多边主义的新的、补充方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和其他发展机构所进行的初步表明形式所提议的一些机构的确是可行的。那么,为什么一些国家不愿意考虑对引进这些机制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讨论呢?它们是否担心失去对联合国的控制?对于它们公开表明遵守的各国相互依存的概念,它们是否并不认真对待呢?

必须认为确保本组织的财政稳定不仅对发展而且对和平是必不可少的。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不稳定和冲突总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经济和社会不稳定而造成的,这导致对有限资源进行激烈竞争。因此,必须把对发展的投资看作是对预防性外交和对缔造和平的投资。

人们公认这些是代价高昂的任务,但是,毫无疑问,所涉及的费用要大大少于冲突所涉及的费用。因此,国际社

会应作好准备对这一领域的各项活动提供充足资金,以加强这些活动成功的前景。

除了财政资助外,还必须由安全理事会进行更称职的监督。没有安理会的改革,联合国的改革便将是不完整的,安理会是主要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责的机构。不幸的是,尽管进行了最密集的探索,我们还未能就改革这个重要机构的基础找到总的一致意见。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履行我们的任务:设计一个更加有效、开放和具有代表性的安理会,才能充分履行《宪章》所委派它的职能。

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圭亚那认为适当扩大非经常类别对实现这一目标是最有利的。然而,本着妥协的精神,我们准备考虑也扩大常任类别,如果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权之间实现平衡,并就限制使用否决权定期审议的概念达成协议的话。我们准备继续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直到找到解决办法为止。

与此同时,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设立国际刑事法庭方面正在取得的进展,这个法庭将能有效处理若干针对人类的罪行。

最后,但并非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希望在争取和平的运动中看到大会对裁军进程更积极的关心和参与,以使战争的武器可转变为发展的工具。尽管我们还没有看到来自冷战结束的任何巨大和平红利,但是我们认为裁减用于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武器开支只能有利于各国人民的福利。因此,大会必须鼓励裁军谈判委员会加强在这一领域的努力,而且它本身必须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行动,以促进武器生产变化为更和平的事业。裁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能只把这个问题交付给主要的军事大国。因此,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必须继续对该进程施加压力,以实现所预期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加强本组织的以下作用:为世界上冲突或冲突的威胁不断存在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带来和平。非洲大湖区的动荡以及诸如阿富汗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等地的脆弱局势依然无法解决。

在中东,和平进程似乎已经萎缩。巴勒斯坦问题和阿以冲突继续阻碍那一整个地区的进步。塞浦路斯的紧张局势只是由于联合国部队继续留驻才得到控制,但发生暴力的危险依然存在,在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目标仍然无法实现。国际社会别无选择,只有尽其所能帮助各地的冲突有关各方经过和平努力,友好的解决他们的具体纠纷。

世界要求和平和发展,也要求联合国帮助实现这些目标。各国政府有责任重视这种情感,增加对联合国的支持。

联合国本身也应从世界人民对联合国的巨大的、宝贵的善意中得到惠益。新闻对于确保对联合国活动的广泛支持,扩大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有关键作用。因此我们敦促提高新闻部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能力,因为发展中国家对联合国潜力的了解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

当我们接近标志着第三个千年期开始的里程碑时,我们必须清楚预见我们要求联合国成为什么样的组织,我们要求联合国作些什么。只有明确这一点,我们才能确保改革进程将使局面改观。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这场一般性辩论能够使联合国会员国产生共同的目的感,愿意推动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非常重要的联合国的重振。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加拿大外交部长劳埃德·阿克苏沃西阁下发言。

阿克苏沃西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借此机会祝贺我的好朋友乌克兰外交部长当选五十二届会议主席,并向他转达加拿大对在本届会议中建立成功、富有成果的联系的最良好祝愿。从我们长期的个人接触中我知道,本次重要辩论是在最佳人选的指导下进行。

还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感谢并祝贺拉扎利大使孜孜不倦和有效的领导了大会五十一届会议。

今天,我以一种紧迫感和始终不渝的信仰和信念来到大会,这种信念就是,我们不仅在走出冷战的阴影,而且在摆脱冷战后的不稳定局面。

(以法语发言)

放眼世界,我们看到《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和总的理想付诸实施的无数实例。世界人民正为新的千年期奠定一种国际新体制的基础。

(以英语发言)

当然,我承认,世界没有地方不为冲突、悲伤和个人苦难所累。也没有重大迹象表明已经摆脱日益严重的全球经济不公平现象。但是,已经变化的是,产生了一种新的国际意愿面对问题,启动政治意志和发起改革。有一种希望感,而不是绝望感。强权的旧现实并没有消失。但新力量、新的组合和新的办事方式同时产生——这些力量跃跃欲试。事实上我们近来已经看到,一个人的远见和慷慨可以起重要的作用,成为对我们的鼓舞。

这种新精神应该体现出来,并激励联合国的工作。秘书长已提出认真和富有远见的一套改革计划。加拿大大力支持并总体上接受这些建议。这些建议不仅有可能带来更高的效率,我们也希望能够带来更大的效能。根据我们加拿大的经验,我可以具有某种权威性地说削减预算本身并不是答案。必须认真改革结构,使五十年前建立的现有的国家和国际机构现代化。

为了解这些改革,解决办法必须建立在协议和合作的基础上。解决办法不能由一国或一个集团强加于人,而是在一种公开和革新的观念的激励下进行。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联合国会员国中建立新的契约,将联合国置于健全的财政基础上。乌多文科先生讲过,我们正处于联合国的一个分水岭、一个决定性时刻,它要么能提供新的动力,要么就会拖延我们的进步。我们要走的方向是我们集体决定的。成果如何也在我们大家掌握之中。我们不应浪费这一机会。

(以法语发言)

我认为另一决定性时刻是一周前在奥斯陆。在非政府组织努力的推动下,90个国家就禁止杀伤地雷的条约文

本达成协议。这一条约将于今年12月签署,也就是该条约最初提出后的14个月。

(以英语发言)

我在聆听奥斯陆条约讨论情况时深有感触的是,渥太华进程表明世界事务的特点已经改变。首先,它表明旧的两极世界的崩溃为民间社会和个人提供了新的机会影响多边外交。渥太华进程的焦点是一种屠杀无数平民的武器,不管有人会怎么说,这是一种已经失去不少军事利用价值的武器。它表明国际社会的草根阶层的日益强烈的感情,那就是为20世纪设计的战争机器在21世纪将没有立身之处。

我应该说,这并不是新的草根阶层积极性的唯一例子。这种积极性说明,一种全球的平民阶层正作为全球化的巨大积极力量而出现。例如,加拿大妇女为阿富汗姐妹受到的待遇感到震惊,她们发起了写信运动,今天,我就要秘向书长转交5 000多封信件,呼吁他带头揭露对阿富汗妇女人权的粗暴侵犯,这一侵犯在世界公民看来是无法接受的。

这些新力量的效力是能够明确衡量的。世界各区域的国家都已保证加入全面禁止储存、生产、出口和使用杀伤地雷。我们希望从现在起到12月前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我们要求那些置身事外的国家认真考虑这一问题。他们的加入至关重要。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已经加入,这些国家的加入将有助于使世界摆脱这一最不人道武器。

(以法语发言)

最近加拿大宣布它打算在签署条约前销毁它剩余的杀伤地雷储存。我们还将很快批准《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的经修正的第二项议定书。

(以英语发言)

这项条约构成对今后世代代的诺言。但它并没有解决已埋在地下的地雷造成的同样严重的问题,也不能解决那些直接深受其害的人的苦痛。

在签署了条约后,国际社会就有义务制订政策,以便以加强和协调一致的方式进行人道主义排雷以及处理对受害者的援助及其康复。

这个问题同任何其他问题一样,是个发展问题。世界上布雷严重的地区在排除地雷前无法谋求经济发展,如果没有条约制止埋设新的地雷,排雷就是一项毫无希望的任务。

我们将于12月在渥太华请各国参与运动的第二阶段:广泛动员各集团和各国处理地雷危机的后果。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只有通过所有国家共同采取行动才能完成。我们请在这里的所有人加入我们。世界各国政府应赶上并甚至超过诸如特德·特纳或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这样一些私人公民的慷慨精神以及诸如戴安娜王妃的献身精神。

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愿意以新方式处理这些老问题后面的动机是什么?是什么使我们走到了反地雷运动所代表的巨大希望与新战略以及在上实现变革的真正能力的交叉路口?在我看来,这些事态发展以及最重要的是对必须采取新的途径的认识部分是对不断变化的战争面貌的反应。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我们看到一种冲突变得很普遍。这就是国家内部的、而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往往是漫长而痛苦的战争;使平民受苦最深、儿童和妇女常常被有意当作目标的战争。用圣埃克苏佩利的话来说,这些是“战线穿过人民心脏”的战争。

由于这类战争日益占所有冲突中的大多数,曾经使国际外交工作了解情况的区别--军事安全方面的关切同人道主义或民事方面的关切的区别--消除了。这种混淆,再加上大众媒体存在的加强,对国际舆论产生很大影响。愿意把战争看作可接受的国家政策工具的人越来越少。

鉴于这些变化,我去年在大会发言时所强调的人类安全概念变得日益重要。这种概念所根据的前提是,使人民免于狭隘定义的“战祸”并不够。确保真正的、可持续的人类安全意味着要解决其他一些严重威胁:生活在贫困

中的十亿多人民的需要未得到满足；社会中个人和群体的人权受到践踏；各种跨国威胁，诸如犯罪和恐怖主义；由于耗竭或污染我们的资源而对健康和生计构成的威胁。

这些新的全球事项的各种问题不能等待长期解决办法。我们迫切需要采取行动来防止或减少冲突的出现，在冲突后恢复社会并在全世界加强人类安全。

我认为，要采取的优先行动分为三大类：处理跨越了传统的关切领域边界的问题，诸如我们在反地雷运动中的问题；找到并解决冲突的根源；在我们不能防止危机时提高我们对危机作出反应的能力。

让我谈一谈第一个优先行动。如果我们要减少冲突的影响，地雷并不是要处理的唯一的复杂的、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往往是小型武器，而不是我们的裁军努力所针对的大型武器系统，造成最大的流血。在恐怖主义份子、罪犯、以及内部冲突中常见的非正规民兵和武装匪帮的手中，这些武器是真正的给大众带来恐怖的武器。同地雷一样，这些武器的受害者往往是平民。

我们欢迎联合国轻武器政府专家小组最近的报告以及在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内关于解除战斗人员武装作为实现更持久和平的一个步骤的讨论。这些应成为与区域机构协商制订切实可行的措施的起点。

(以法语发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步必须是制止非法武器贩运以及使所有小型武器的出口具有更大的透明度。美洲国家组织正在努力制订一项关于非法武器贩运的美洲公约。加拿大希望美洲国家组织的谈判将产生一项有效的公约，并将鼓舞其他区域机构也采取行动。

(以英语发言)

在全世界消除杀伤地雷以及禁止或限制其他形式的武器直接减轻冲突造成的人类苦难。其另一方面是建立和加强人类安全。通过建立和平、削减不可持续的军事开支、促进公正和可持续发展以及鼓励尊重人权的稳

定的民主社会，我们就不仅限制人类的苦难，并且解决冲突本身的根源。

要这样做就需要有从内部建立起的、而不是从外部强加的解决办法。只有通过冲突本身所涉及的各国政府、人民和群体的积极合作和参与才能建立起可持续的和平。

同时，需要作出并行努力来改革联合国的发展基金和方案。加拿大坚决支持秘书长在这方面的改革建议。我们优先注意在国家一级改进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包括各专门机构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内部的协调，以便尽可能扩大发展影响。

多年来加拿大通过外交和发展援助在某些区域支助建立和平活动。为了进一步推动这种做法，去年10月我宣布了加拿大建立和平倡议。其目的是协调加拿大的各种方案和政策，以支助防止和解决冲突、建立和平以及冲突后重建。建立和平机制或基金在冲突区域提供了快速反应机制。

在过去六个月里，我们为以下目的使用建立和平基金：为危地马拉历史性的澄清委员会提供了起始基金；援助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筹备委员会，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加该委员会提供基金；向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非洲大湖区域联合特别代表穆罕默德·萨赫农先生提供财政援助。

此外，加拿大准备从这个基金中最高捐助50万美元帮助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奠定非政府组织基础，以建立以多种族合作为基础的民间社会。我敦促其他成员与我们一道支持这个基础。

最后，我高兴地宣布，加拿大从建立和平基金中向新的联合国信托基金捐款50万美元，用于秘书长按照挪威政府的建议制订的预防行动。

解决冲突根源的第二个有希望的领域是探讨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特别是降低军事开支水平与经济和社会开支之间的关系。去年，加拿大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联合主办了一次关于发展中国家军事开支的专题

讨论会,会议使各方面专家聚集在一起,他们确定了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领域:我刚才谈到的小型武器扩散、区域安全、善政以及法治。

联合国设立了重要的工具来建立削减军事开支所必需的信任,这些工具是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和联合国各国军事开支标准报告。还需要进行许多工作,尤其是在区域一级,来确定以何种方式方法减少军事开支以及把不多的国家资源转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注意的第三个领域是关于对环境可持续性的威胁造成的冲突的工作。环境问题能够危害生活标准并对今后世世代代的福祉构成威胁。鉴于这些原因,加拿大坚决支持关于包括持续存在的有机污染物的有害化学品的新的协定,并将努力确保关于森林的新的政府间论坛取得成功。防治荒漠化也仍然是我们的优先事项,我们已表示愿意担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的东道国。

处理冲突根源的第四和最后一个有希望的领域是人权和善政。明年我们庆祝《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这给我们机会以强烈重申该文件的根本重要性及我们对它阐明的共同标准的承诺。

加拿大认识到这个周年的重要性,将发起广泛的活动方案,包括关于人权和互联网的重要世界会议,集中许多国际论坛正在做的工作,集中讨论使用新的国际电信技术以增进尊重人权的战略。我们正在努力拟订和出版基于联合国独立人权机制调查结果的关于全世界人权状况的年度报告。而且我们将举行审查《1993年维也纳宣言》影响的会议,将由加拿大非政府组织举行。

侵犯人权有时被解释为稳定和国家安全利益所必需的,但事实证明相反。有尊重其公民基本权利的民主政府的国家不大会相互进行战争。它们长期还更可能实现高度经济发展。

(以法语发言)

认识到这一点,加拿大最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双边人权倡议。我们的目的是与其他国家相应单位合作在政府

间进行讨论并促进专门保护人权的机构和民间社会倡议以及促进自由媒体发展的项目之间的交流。

(以英语发言)

我们还充分支持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人权工作的改革措施的建议。而且我们欢迎任命玛丽·鲁滨逊为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并向她提供支持。

在我们接近《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的时候,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如果有任何区别的话,增加了。战争中以平民为目标的趋势导致了严重侵犯妇女和儿童的基本权利。我们常常看到,作为有意识的恐怖武器儿童被征募为士兵或妇女受到性攻击。

加拿大继续使儿童和妇女权利,不仅在冲突而且在和平中,成为人权的高度优先考虑,我们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积极地谋求它。我们欢迎任命奥拉拉·奥图诺先生为特别代表以研究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我们将很快主办一次应邀参加奥斯陆童工会议的主要捐助国的筹备会议。而且在国内我们发起了童工挑战基金以支持我国私营部门处理剥削童工问题的努力。

人权和人类安全之间的关系在儿童权利问题上比在任何其他问题上更清楚。通过保护世界儿童的基本权利,我们哺育具有和平生活手段和期望的下一代公民。

最后总的行动优先方面是回应危机。尽管我们作出最佳努力,但有时冲突隐隐出现,或无法防止它。这种局势要求快速、果断的行动,无论是阻止冲突或在其爆发时遏制它。这些行动不仅包括维持和平和其他军事措施,而且包括人道主义和司法反应。

迄今为止,国际社会似乎识别了索马里、波斯尼亚、卢旺达和扎伊尔等特派团向我们提供的教训,但似乎还没有很好地吸取。在危机局势中,速度是有效反应的关键。因此,加拿大一直如此积极地参加努力发展联合国快速反应和部署能力,尤其是纽约这里的快速部署特派团总部。这不仅允许及时投入军事部队,并且将文职和人道主义组织纳入特派团规划和部署。

加拿大希望看到在可快速部署总部和丹麦倡导的待命部队高度准备旅倡议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联合国快速反应能力的这些改进是相互补充和可行的,应该毫不拖延地执行。让我们吸取教训,不再忽视它。

除了快速军事和人道主义反应以外,联合国对冲突反应的关键内容是适用司法和国际法律规则。加拿大坚决支持及时设立一个独立、有效的国际刑事法院。为了有效,该法院必须对种族灭绝、战争犯罪和反人类罪的主要犯罪拥有固有的管辖权。为了保持独立性,该法院应该参与处理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事项。

最后,请允许我说,正如我们都认识到的,联合国最初作为国际和平的工具而成立。自那时起,战争已经改头换面。它越来越主要以平民为目标。如果联合国要有效力——我认为比以往更需要有效的多边主义——联合国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中的战争面孔。

同时,联合国还必须认识到,其根本基础也发生了变化。不仅其成员而且其任务都增加了,联合国发展和人道主义活动显然日益重要。清楚的是,现在应该一致考虑我们共同创立的这一组织的宗旨和运作——包括安全理事会筹资和改革的困难问题。

改革和扩大安全理事会是所有会员国直接关切的主要事项。必须充分辩论和审慎权衡长期影响,而且该进程必须是公平和开放的。它必须吸引广泛的协商一致,不得急于照顾其他目标——包括短期地解决联合国财政危机。加拿大希望看到一个有效、透明、具有广泛代表性并首先不太精英而更为民主的安全理事会。成员资格的主要标准应是致力于联合国的理想和努力以及愿意始终对大会全体会员国负责。

更广泛的联合国改革必然会失败,只要会员国继续对认捐减少的系统提出更多的要求。有效领导和道德权威基于尊重会员国自由承担的努力和义务。每个会员国有责任缴纳会费。这些义务应全部、按时和无条件地适用。

展望未来,可能会有时间我们将选择重新考虑联合国目前财政基础的各方面。的确,我们可能集体决定,为了

以更好地反映目前国际现实的方式扩大责任和分配权力,分摊比额表作某些调整是必要的。然而,既不能预先判断也不能假定这种决定,而且这种决定将无疑受到主张对本组织更广泛宗旨作出这种改变的国家的承诺的影响。

联合国运作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远变化。在全世界,人民正在重新改变其生活方式——无论通过寻求更多的食品、更好的空气或更大的民主。对于这个巨大变革至关重要是谋求安全,既通过减少冲突又通过在平时期建立更美好的生活。联合国长期以来象征着这些双重希望,摆脱“战祸”和“大自由中之较善民生”。

我今天以希望的基调来结束我的发言,我要引用捷克共和国总统瓦兹拉夫·哈维尔的话,他说,

“希望肯定不是和乐观一样的东西。它并不是深信某些事情将有好的结果,而是确信有些事情是有道理的,无论其结果如何。”

我们的希望在于确信,联合国作为国际价值观念、多边主义感以及合作与伙伴关系感的旗手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是有道理的。这一定会促使我们在大会迎接前面的挑战。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爱尔兰外交部长雷·德里克先生阁下。我请他发言。

德里克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要最热烈地祝贺乌克兰外交部长乌多文科当选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主席。他的技巧与经验将有助于指导本届会议从事的重要工作。爱尔兰和你大会副主席坎贝尔大使将不遗余力地协助主席执行其各项重要任务。

我还愿感谢拉扎利·伊斯梅尔大使,他精力充沛并执著地指导了大会上届会议。

我的同事卢森堡外交部长普斯在代表欧洲联盟发言时向大会明确阐明了联合国及其会员国面对当今世界挑战的行动纲领。爱尔兰完全赞成他的发言。

本届会议对联合国来说至关重要。为使联合国更有效地实现其今后几年的真正目标和优先,必须作出各项决

定。秘书长已给我们提出一份审慎、均衡和实质性一揽子联合国改革提案。这个一揽子方案标志着改革和振兴进程的一个转折点。秘书长已承认，只有把焦点更明确集中在各优先事项上——即真正的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平等的经济与社会进步、人道主义行动、以及作为所有作为这一切的基础，捍卫世界人权——并改善与此有关的工作、专门知识和资源的协调，才能确保联合国的未来。

爱尔兰特别欢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部门进行更协调一致努力的提议。我们同我们的欧洲联盟伙伴一起一直在此领域作出自己的更大贡献。我们的目标是进行更有效和更一致的联合国努力，最终在同贫穷与不发达做斗争方面，特别在最不发达国家取得真正进展。我们欢迎秘书长打算把这项工作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联合国各发展方案。

我知道有人会认为这些提案在这个和那个方面做得不够。完全满足所有这些关切是不可能的。但这些提案中的内容足以发起我们大家都期望的改革。因此，我衷心吁请所有会员国同大家一起广泛一致地支持它。

我们还应在本届会议上努力解决联合国经费筹措、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增加和工作方法等困难问题。我国爱尔兰已宣布将成为2000年安全理事会候选国。我们将尽力赢得大家对我们候选国资格的支持。

渡过巨大变革的时代绝非易事。国际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给许多国家都带来重大利益，而且也在改变我们世界的面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从这些进程中获益，并取得重大经济和社会进展。但有些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却受到更大排挤而更加脱离世界经济，这是不能接受的。

爱尔兰几年来一直在增加其官方发展援助预算。我国政府致力于取得稳步进展，使我国的发展合作援助达到0.7%的联合国目标。具体地说，我们致力于使爱尔兰的援助额到2002年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0.45%。

一些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发展合作没有取得成功，对这一观点的最好回应是指出已经取得的成就。就各项

人权的最基本内容而言，全世界的人均寿命在过去30年中提高了三分之一；婴儿死亡率减少了一半。这些都不是小成就。

在当今全球化和日趋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中，我们必须设法建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型伙伴关系，以便处理那些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问题。在这方面，联合国可以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保证给予完全支持，以协助秘书长完成其任务。

大会将于1998年6月召开特别会议，以便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处理毒品问题。1990年我曾有幸作为司法部长并以欧洲联盟部长理事会主席身份就这个问题在大会讲话。大会已为处理这个威胁定期考虑进一步行动。但迄今采取的行动显然并不充分。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毒品是危及现代和今后时代特别是我们年轻人生命的国际邪恶。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它对社会的基本结构构成了真正威胁。

就一项毫无保留、毫无例外地永远禁止地雷的全球公约进行的谈判上周已经完成。这一重大进展将特别受到因使用这些野蛮装置而遭受巨大痛苦的国家欢迎。尚未参加谈判和尚未准备在12月签署的国家必须考虑到该协定得到的广泛国际支持。我们吁请他们帮助确保最大程度地加入该公约。国际社会必须抱定更大的决心，共同努力扫除已经埋设的地雷、给地雷受害者提供照顾和康复服务，并使其重新融入社会和经济生活。

1961年，当时的爱尔兰外交部长弗兰克·阿兰先生曾在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上提出一项决议，要求缔结一项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国际协定，当时他发起了一个爱尔兰政府坚定地认为会最终导致全面核裁军的进程。我们当时就同现在一样认为，只要核武器仍是国家武库的一部分，真正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就不可能实现。

我们欢迎近年来取得的双边或多边成就，即《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球禁止化学武器和目前旨在加强生物和毒素武器禁令的各项努力。这些成就都表明，只要有必要意愿就可以取得进展。

现在时机已到,应该认真考虑采取包括双边和多边谈判的综合办法,最终就全面禁止核武器缔结一项国际协定。应该使最终消除核武器的目标化为更具体的现实,我们必须给这项工作注入真正的紧迫感。我们请各方进行思考,作出妥协和进行合作,并采取灵活而非教条的办法。我认为,我们在致力于平时可以提出的见解、展示的勇气和提供的领导都莫过于接受这项挑战。

虽然我们期望世界有朝一日摆脱核武器,但在商定如何最好地管理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绝不能浪费时间。我们爱尔兰所生活的地方非常靠近核燃料再加工厂,由于该厂始终有发生重大事故的危險,因此它给我们构成很大威胁。当今许多国家都警惕和忧虑地看待核能。公众抵抗已说服某些国家的政府扬弃核选择,因为核能的好处并没有说服怀疑和质询的大众。

核能反应堆事故所造成的影响可以跨越国境。此类事故受害国的合法利益要求给予全世界加强核安全工作高度优先。对我国政府来说,反应堆安全和关闭不符合标准的反应堆都是核能国家必须满足的基本要求。

由于对放射性废料和废燃料管理不善,没有核计划的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安全受到威胁,其环境受到严重长期破坏,这是完全令人不能接受的。希望最近举行的关于这些事项的联席会议能够作改进。然而,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更多的工作,以减轻感到关注的公众的极度不安。

运输核物质和放射性废料引起最严重和合理的恐惧。我们必须坚持这种运输应该和所有其他核活动一样严格按照最高的国际安全和保护标准进行。而且,必须认识到这种运输活动影响到的过境国对这些活动感到敏感是完全合理的。

我们明年即将庆祝《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没有达到《宣言》的目标和愿望。一方面应该承认,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在这方面感到骄傲自满,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某些国家的人权状况仍然感到特别关注,这是事实。欧洲联盟在给大会的备忘录中列举了我们关注的领域,其中包括缅甸、东帝汶、尼日利亚和阿富汗的人权状况,这些仅仅是几个例子而已。

我们所有各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进行对话和建立伙伴关系,以确保《宪章》和《世界宣言》庄严载入的人权原则得到充分遵守。

秘书长目前提出的改革方案,特别是他关于将两个现有人权机构合并为一个单一的人权问题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决定是值得欢迎的。这些方案和决定提供了明确的机会,通过将人权问题完全纳入联合国一切活动之中,大大地加强联合国人权方案。使爱尔兰政府和人民感到极为骄傲的是,秘书长选择爱尔兰前总统马利·罗宾逊女士担任新的高级专员。

我现在想谈论我国特别关注和重视的一个联合国活动领域--维持和平领域。在几乎所有联合国主要维持和平行动中,爱尔兰都有令人骄傲的记录,我们将继续发挥这种作用,包括从爱尔兰警察部队--加达西奥查那一中抽调人员,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民事警察,以促进这种新的重要作用。

我们的维持和平人员有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75名爱尔兰维持和平人员在为联合国维持和平服务中献身。

我们对联合国在维持和平行动方面的作用的支持没有动摇。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但尤其是近年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并非总是非常有效。我们必须通过更有力的预防性外交和行动来解决冲突的根源,以更好地防止冲突。当我们被迫进行干预时,我们的反应必须通过有效的预警系统是迅速的,更好有情报根据的。我们在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方面的任务和目标必须更加明确。如果要有效地执行这些任务和实现这些目标,各会员国应该从政治和物质上的充分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联合国往往被要求以很大代价无限期地维持和平,而冲突各方却不作相应努力促成和平。本组织所有会员国都有责任保证不断地真诚地作出努力,以实现永久的和平。

过去十年国际形势的变化带来了新的冲突和紧张局势根源。过去的民族竞争和仇恨重新出现,导致新的地方

和区域冲突。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屠杀的停止了，但在缔造和平方面进展却非常缓慢，在中东，促进和平进程也比想象的困难很多。我们呼吁所有方面承担起责任，使这个进程回到轨道上来。在塞浦路斯、在非洲大湖地区以及在许多其他地方，国际社会为寻求持久和平而作的严肃努力进展非常缓慢。

在爱尔兰这个岛屿上，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促成和解，卸下痛苦历史的包袱，保证有效地解决威胁和平的根源。

多年来，爱尔兰历任外交部长在大会发言，并向各位代表介绍正在作出的努力，以解决北爱尔兰冲突，并且持久地和平解决这个冲突。他们每次都带来重大进展的消息，从1980年爱尔兰和英国采取政府间方法和1985年签署英国—爱尔兰协议，到1993年提出联合声明以及1995年发表联合框架文件。

我现在向大会报告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昨天，在贝尔法斯特，我们成功地开始实质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各方会谈，在这些会谈中，将绘制一个和平和谐一致的爱尔兰未来的蓝图。关于所有这些发展——每一个发展都是目前和平进程的重要基础——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爱尔兰和英国政府是在伙伴关系下实现这个发展的。我们两国政府共同追求和平，追求持久和公正地解决冲突，从而推动了进展。确定和指导这一进展的是《全面关系》概念，这个概念使我们两个岛屿互相联系在一起并且直接影响北爱尔兰问题。北爱尔兰是爱尔兰和英国各自传统和今后愿望的衔接点。只有在我们关系中建立全面关系，我们才能就各自对过去的不同认识达成妥协并协调我们对未来的希望。

最近爱尔兰和英国的政治和社会态度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加强了《全面关系》概念。这些变化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这些变化突出了爱尔兰和英国人民的共同之处。

爱尔兰一直在经历着一个戏剧性的、令人振奋的复兴进程。这在我们经济成绩中显而易见，但同样也在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显而易见。我深深地感觉到，我的参与欧洲的演变，并通过联合国本身发展我们的多边关系，

这鼓舞和促进了这一复兴。这个复兴的特点是目的明确，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脚踏实地的开展那些工作，以实现我们的目标。

英国出现了戏剧性的发展，从而重新确定和改变了其政治联盟性质。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新十年即将来临之际使国家各机构充满活力并且进行重新评价和复兴的同样冲动。

我认为，在两国政府以及北爱尔兰谈判各方促进和平进程时，两个岛屿上的这一变化感这一正在加快的步伐将成为非常重要的因素。我认为，这将使审议工作具有紧迫性和针对性。更重要的是，参与谈判进程的人有机会决定他们的未来，而不是因为莫不关心或者对不可抗拒的变化感到无能为力而放弃。

因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请我们决定我们共同的未来。这就是请所有具有勇气和远见的人参加谈判进程，这个谈判进程的目的在于重新确定各种关系，这些关系对于我们所谋求的解决笔法至关重要——北爱尔兰两个社区之间的关系，我们本岛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关系以及爱尔兰和英国之间的关系。

两国政府努力为和平进程建立复杂的基础结构，它们明确地认识到，和平进程最终将为所有直接参与冲突的各方并通过他们为更广泛的社区服务。正如社会民主党领袖约翰·休姆十分明确地承认，这必须是一个包括各方的和平进程，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持久性的和平进程。

由于双方准军事人员不断采取暴力行为，为这种包括各方的进程创造条件是一项艰难的任务——这种暴力已经持续25年多，这种暴力可能限制一代人的思维，使他们只知道怀疑、相互不信任和分裂；这种暴力仍力图威胁和破坏我们建立持久和平的努力。

建立一个包容性的和平进程的任务要求我们请国际社会上的朋友帮助。我要感谢这些朋友，特别是欧洲联盟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最重要的是，美国的朋友。

爱尔兰和英国之间的伙伴合作始终得到克林顿总统领导下的美国的鼓励和帮助,并得到美国国会中的朋友和支持者的支持。特别是克林顿总统本人支持并且积极参与谋求和平。克林顿总统承诺分担两国政府为和平而承担的风险。通过这样做,他大大地加强了和平的势头,使我们在1994年实现停火,并在今年7月重新建立停火。

美国一直慷慨援助和平。我要感谢参议员乔治·米切尔主持贝尔法斯特多方会谈发挥的宝贵作用。我也要表示,我国政府赞赏芬兰和加拿大政府的合作与帮助,特别是提供前总理哈里·霍尔克里和约翰·德沙特兰将军担任会谈联合主席。他们对这一微妙和复杂的进程表现出始终如一的耐心和承诺。

在这些帮助下,在两国政府确保明确停火是参与会谈进程的必要条件的决心下,如我前面所说,今年7月又建立了停火。因为停火已经重新建立,因此北爱尔兰问题所有各方现在被邀请参加贝尔法斯特谈判进程,并开始塑造我们各自相互关联的未来的任务。

在英国爱尔兰和平进程的过程中,我们力求完成本大会为之建立的目标--用冲突各方之间的对话、谈判和协定代替不信任和暴力对抗。我们不低估前头的困难。联合国本身的历史表明,多数情况下,重大冲突已避免。然而,解决地方性冲突又不那么容易,问题很多。

本大会和联合国本身的各项原则、宗旨和作法的形成是为了通过对话,以和平取代冲突--不管冲突规模大小。在处理北爱尔兰问题时,我们一直以同样的动机为指导,建立原则、宗旨和作法,以取代宗派仇恨和社区间暴力的作法和手段。

我们已经表明,在我们的会谈中,任何问题都可以谈,不排除讨论任何结果,不预先决定任何结果。我们已经建成一个程序和议事规则,根据这些,各方可以讨论、修改和最终商定包括两党关系全部内容,并能得到爱尔兰的保皇党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都赞成的安排。

我们已经确定,作为对话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承认保皇派全体的权利和愿望,我们也同样坚持,一视同仁的

尊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是任何最终解决的一项必要和公正因素。

我们已经表明我们的立场,即解决放下武器的问题是谈判进程不可缺少的内容。我们坚持米切尔的民主和非暴力原则,并且强调宣布,只有那些承诺用民主和纯和平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和放弃武力或以武力威胁影响谈判结果的人,才能参加谈判进程。

我们已把这作为目前谈判进程及其最终结果的一项基本原则:任何协定都必须赢得参加的两派充分的彼此支持。我们已经接受,达成的协议将提交北爱尔兰和南爱尔兰人民批准。

两国政府已定在明年5月完成谈判的目标,并在并行的民意表决中向南北爱尔兰人民提出建议。我认为,这一目标必然要求很高,但从现实看是可实现的。

在这期间我们很可能遇到挫折。我们必然需要解决困难的问题和作出妥协,这需要勇气和远见。

但是两国政府--而且我相信,目前参加谈判进程的各方--集体决心推动这一进程,决不倒退,我们所寻求的和睦关系和体面与全面解决的未来定将实现,并将给本岛带来持久和平。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比利时外交部长埃里克·德里克先生阁下发言:

德里克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首先让我借此机会,祝贺乌克兰同事乌多文科部长当选大会本届会议主席,并且最真诚地感谢马来西亚大使拉扎利先生在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期间帮助我们完成的宝贵工作。

显然,作为一个世界社会,我们自己如何组织,对世界上的战争与和平、贫困与富裕,正义和非正义的问题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联合国秘书处和本组织的领导在这方面有关键性的作用。所有那些为联合国机构服务的人员都值得我们感

谢,因为他们纽约这里和在外勤工作,而且常常是在危险的局势中工作,有的已经牺牲。

但是,作为会员国,我们应该问我们是否已经尽了努力,找出共同的办法。我们是否给了联合国全面管理的必要工具?我们有没有责备联合国某些行动缺乏成就,而这些行动因为没有会员国的足够支持可能本来就注定要失败?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作为会员国,我们有时提出把超出联合国能力的任务交给本组织,同时我们往往又不能及时提供真正必须的帮助和支持。比如在非洲,我们不只一次地看到联合国不得不执行过多的任务,力不从心,而会员国又不为联合国的作用提供足够的支持,这在危机局势需要一个有力办法解决时,削弱了联合国的反应能力。

本届大会期间,难道不已是时候,应确保本组织能以新的活力行动,重新肯定他的权威?我相信,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应该是肯定的,而且我们应该象欧洲联盟主席和前面的其他发言一样,充分支持联合国的建议,使本组织更好的作好准备,为下一个千年有效地行动。

提高效益和协调,在总部和各外勤机构之间进一步连贯和更好地合作,是最起码的变化,但是完全应该的。但这还不够。因为今年我们必须解决联合国的财政危机。

会员国不付清会费,对支付欠款附加条件,这是不能接受的。一般性辩论中的每一个发言者应该都能在这一讲台上宣布,他们不仅希望提高本组织的效益,支持秘书长为此目的所作的努力,而且他们已经全部无条件地付清了他们的会费,从而证明他们对联合国的目标和我们的共同议程的承诺。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毫无疑问,这个议程包括12次联合国会议的成果。从1990年的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到1996年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这些会议为制定目前国际发展领域的议程铺平了道路。然而,责任的分配往往考虑不周,范围过广,而同时授权又证明不足。无论如何都需要在社会经济领域采取

更加统筹的办法。因此,我欢迎秘书长的改革建议特别注重发展。我完全赞成他的建议。

此外,应立即平衡地扩大安全理事会。比利时与对加强安全理事会权威抱有普遍关切的一些意见相似国家一道,在纽约这里阐述了意见。我们主张增加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提高区域代表性,提高安理会的效率并限制否决权。否决权与普遍利益不相符。应该能够修改决策机制,以避免诉诸这一已完全过时的工具。比利时也要求提高透明度,加强安全理事会与维持和平行动部队派遣国之间的合作。

要使这一组织和财政方面的改革取得成功,就必须依靠这样一批官员,他们将自己视为是为联合国和共同的利益服务。归根到底,一个按照这些方针进行改革并能更好地应付全球挑战的联合国将必须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加强与各区域组织之间的联系,并补充它们的活动。没有所有国际组织的联合努力,支持一项全球办法,那么将不可能使我们的世界更富于人情味。在这项努力中,联合国与各区域和专门机构一道是数百万人的希望明灯。加强联合国也意味着加强它与其他组织和团体的联系,以使它们能够跟上联合国和我们世界蓝图的总体调整步伐。

我想举两个例子。关于其非洲政策,比利时再次强调一方面需要采取客观的办法,另一方面需要明确责任。我们提倡的办法是以普遍原则为基础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依靠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尊重来维持的人权原则。我们现在必须逐步实现思想上的真正非殖民化。应给予该区域自己所作的努力以一切成功的机会,这些努力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尤其是对中非而言,我们的共同努力应优先重视刚果的重建和民主化,这不仅符合该国及其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利于整个大湖区的稳定。

另一方面,在某些地区,例如东斯拉沃尼亚,联合国“蓝盔”人员成功地将交战各派隔离开来,保护居民,并为重建作准备。因此,首先是交战各派,其次是国际社会有责任尽力防止这些成就丧失。延伸开来讲,对整个区域来说也是如此。尤其是就东斯拉沃尼亚而言,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活动必须以联合国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

和西锡尔米乌姆过渡时期行政当局的成就为基础,这些活动必须以联合国在该区域的经验为指导和依据。

我现在想集中谈谈当今的另一个问题,即裁军。无需指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应该予以禁止。但是,以摧毁人类为唯一目的的武器,例如杀伤地雷也应予以禁止。在安哥拉、波斯尼亚、阿富汗、柬埔寨和其他地方,这些令人憎恶的滥杀滥伤武器每年炸死约9 600人,另外炸残14 000人。他们炸死和炸残的人数超过了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总和。

现在是必须禁止这些武器装置的时候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彻底禁止杀伤地雷的目标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得到了积极响应。比利时非常热衷于在这方面起带头作用,它完全支持这项目标。作为六月份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全面禁止杀伤地雷国际会议的主席,我亲身感受到存在着在1997年底以前实现禁止杀伤地雷所需的政治意愿。

最近在奥斯陆结束了关于缔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谈判,这意味着我们大多数国家将能够于12月初前往渥太华签署这项重要条约,我国为确保拟订一项强有力的法律文书作了巨大的努力,没有提出任何例外或保留。我们还主张,对地雷受害者的援助应是这项公约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比利时高兴地注意到,这项国际人道主义标准不久将成为现实,并促请所有其他国家加入这一努力。我还强烈希望,各国将在这项条约生效之前就实行全面禁止。

人道主义悲剧将继续在世界各地发生。无论其根源如何,各种危机正日益复杂化。这些危机仍然为数众多,造成了无数受害者并导致人的巨大痛苦。尽管有更多人的声援,尽管越来越多的人道主义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但实地的困难在最近几年里继续加剧。最重要的是,除了难以接触到受害者之外,缺乏安全及完全无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问题需要我们予以特别注意。的确,我尤其关切最近攻击人道主义人员的事件有所增多。这些行为往往纯粹是要阻挠这些人员接触遭受痛苦的人民。无须指出,人道主义救济人员所在地当局对他们的安全负有主要责任。

所在地当局还必须以在国际社会内已达成共识但其在实地的具体实施仍然是我们每天所面临的挑战的价值观为基础,确保对人道主义法的遵守。这是联合国面临的另一项任务。现行的法律文书必须得到加强和扩大,以使实地的人道主义救济人员得到相同于维持和平行动军事人员目前所享有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此外,诸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建议的有关人道主义法的指导方针也应恢复活力并得到详尽审查。

本组织日益面临着需要作出全球反应的各种危机,这种反应不仅包括其人道主义方面、而且还包括其军事、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人道主义组织不仅必须继续确保彻底协调所运送的援助,而且还要增强例如联合国参与维持和平任务的蓝盔部队与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之间的结合。

如果我们要对国际社会面临的越来越复杂的危机局势作出整体和恰当的反应,它们之间的更大相互作用与合作是必要的。

我认为,仍需做大量的工作以改进和发展这种合作:例如针对危机作共同规划、培训、确定各种作用和授权,以及最后是行动的执行与后续行动。

我们必须铭记,人道主义援助绝不能用于纯粹的政治目的,其本身不能旨在提供解决冲突的持久办法。因此,人道主义援助永远不应替代政治、外交和军事行动。

在这方面,比利时打算与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密切合作,于明年举办一次专门涉及人道主义、政治和军事行动之间关系的国际研讨会。其焦点将是危机局势中人道主义、政治和军事角色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将是一次仔细分析常常是大相径庭的解决该问题的各种不同办法的机会。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目标,不仅是保证人道主义悲剧受害者的生存。它还应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生活。从这一角度来看,人道主义援助是保护人的尊严、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律的重要因素。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制止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负有责任者逍遥法外的情况,无论他们是对各地的人口还是人道主义人员犯下这种行为。

成立起诉和惩罚这种违反行为的特设法庭以及必须成立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庭,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步骤。

然而,这些国际司法机构必须得到公正的机会来履行其职能。因此,其法律管辖权应牢固确立并受到各会员国承认。

尊重人权已成为衡量行使国家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标准,被日益看作是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影响的重要部分。它已成为我们对一起工作的会员国产生信心的新基础。

大会明年将把其部分会议专门用于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五十周年。

该宣言无疑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它是一整套在其之后出现并被列入一些国际法律文书的标准的基础。它也是各种联合国活动所依赖的基石,这些活动旨在按照《宪章》更加尊重和促进人权。

越来越多的会员国本着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的精神充分行使其主权,通过批准这些人权文书来承担其各项国际承诺。然而,我谨表示希望,各会员国还将不遗余力地执行这些文书的规定。这样,它们将会促进人权的普遍性。

对于那些被剥夺权利者,尤其是因其种族、族裔、宗教、性别或其他原因而成为社会、政治或经济排斥或剥削的受害者来说,《世界人权宣言》仍然是所有这些人取之不竭的希望之源。

因此,我完全赞成秘书长表示打算在联合国活动的整个范围内普遍融入各项人权。比利时向秘书长重申其在这方面的充分支持。

最后,我要指出:我国将在国家、区域和全球一级尽一切努力,以使纪念《世界人权宣言》的活动获得反映这一事件至关重要性的辉煌成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本次会议一般性辩论中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我现在请那些要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我谨提醒各位成员,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以10分钟为限,第二次以5分钟为限,各代表团应在其席位上发言。

萨马迪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长今天上午对我国领土完整提出了不能接受的要求,这些要求在历史或国际法中毫无根据。我国代表团前几次已十分清楚地阐明了我们这方面的立场。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充分承诺履行国际义务,尤其是1961年的协定所产生的义务。

我们坚信,如果有任何对于解释或执行该协定的误解,应以善意并通过相互商定的机制来处理,从而找到友好的解决办法。

我国政府仍然准备直接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官员处理有关阿布穆萨岛的误解,并随时准备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地展开谈判。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长三天前在大会的发言中重申,我们对邻国发出的信息是友好和亲善的,我们将热烈欢迎任何旨在加强波斯湾地区信任与合作基础的倡议。

阿里亚斯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国代表团第一次在大会本届会议发言,请允许我最热烈地祝贺你当选本届会议主席。

对于今天下午摩洛哥王国首相兼外交事务和合作大臣在发言中提及西班牙休达和梅利利亚两个城市,西班牙代表团感到不得不发言行使答辩权。这种提及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这些城市是西班牙的领土,其公民在西班牙议会中得到代表,并具有同他们其他的同胞同样的权利和地位,这同其他性质完全不同的局势是完全无法比拟的。

此外,这种提法不符合西班牙王国同摩洛哥王国之间的总的关系,即双边关系和我们两国作为邻国都属于的更广泛区域之内的关系。

奥图耶鲁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 我国代表团谨对爱尔兰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发言进行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说尼日利亚的人权局势是它的集团十分关切的一个问题。我们理解对尼日利亚局势的看法将基于观察者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尼日利亚的局势是,目前所有地方政府辖区--700多个--都在民主当选官员的领导之下。独立于政府的全国人权委员会的运作是目前政府对促进和保护人权所作承诺的活生生的证明。

尼日利亚现在所需要的并不是对它进行它为本身所规定的方案表示关切,而是需要我们朋友的谅解和支持,关切的表示不应该是首要的。

我们要说,政府是致力于民主化的。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第二和第三个阶段也已经走上轨道。促进人权是现政府的一个优先事项。

萨姆汉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的同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提到今天上午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长关于伊朗占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三个岛屿--大通布、小通布、和阿布穆萨岛--的问题。我要建议我的同事在谈到关于这三个岛的历史、法律和政治问题时,他应该仔细察看自1971年开始占领以来安全理事会的纪录。

但是,在说了这点之后我要提请注意朝着这个问题的和平解决的新趋向,这是以建立信心和睦邻关系为基础和以下述原则为出发点的:我们始终关心同友好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国保持友好关系,尤其是因为我们认为,冲突一定不要在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解决,而应根据《联合国宪章》所载国际准则以及国际法的规则予以解决。鉴于所有这些,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长的发言没有包含任何违反国际法或国际法治的内容。我们正在行使我们的合法权利,然而正当我们在这个讲坛发言时,友好的伊朗仍然占领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部分领土。

下午6时35分散会。